南宮奏議

南宮奏議卷第二十七目録

夷情二

南宮奏議卷第二十七　鈐山堂集六十七

夷情二

議差官勘問夷情及預備征討事宜

准兵部咨該兵部看得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巡撫雲南都御史胡訓巡按雲南監察御史董珊各會本題稱安南國賊黨武嚴威武文淵武子陵等亡命叛賊避罪出逃犯我邊疆羈留酋長在彼國則為叛臣在我　朝則為逆寇罪大惡極法在必誅八寨長官司土官副長官司龍徹教化三部長官司土舍張澤通把李者來白俊等交通外夷引惹邊釁情

犯深重法難輕貸內瓏徹見被外夷拘執固由自取
縱死亦不足惜但瓏徹乃我　中國職官豈可置之
不究設欲舉兵進討而武嚴威係是外國亡命避居
兩來之地勢難攻伐恐徒費兵糧卒難成功及欲將
張澤據法拏問但各酋見與武嚴威等交通誠恐持
之太急別懷思謀釀成大患深為未便一面嚴行鄰
近一帶地方各整搠軍馬協力防守一面選委能幹
土流官員前去撫諭務要瓏徹放取回任一節既該
撫鎮等官會奏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備行雲南撫
按衙門會同總兵官嚴督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

親詣前項地方速行各該府州縣衛所整搠軍馬輪
番防守相機追勦毋容逃遯入境貽害地方等因題
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會同兵部尚書張瓚等計議
前事為照安南國古稱交趾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
在漢為九真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
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勲階如特進檢校
太尉如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如賜號推誠順化功
臣皆例待以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
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
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為中國之郡縣

矣其先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
犛所簒我　太宗皇帝時季犛上表冒姓名爲胡一
元子蒼易名奃詐稱陳氏絶嗣奃爲甥求權署國事
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
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
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
事聞　太宗皇帝震怒徧告於天地神祇聲罪致討
遣征夷將軍朱能副將張輔等征之生擒季犛及其
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爲
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者乃復古郡縣其地立交阯都

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之制其後有黎利者乃夷中之夷復設謀肆逆詐以求得陳氏後爲詞上表請立我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盖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欵故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效順首先臣服之忠也詎意陳氏爲賊犂所戕遂絕其祀卒之天道好還而賊利逞亟復滅季犂之宗可見亂臣賊子天必殛之而覆轍相尋無可逃者然黎利既幸而得國傳之子孫所當嚴奉天道恪守職貢敬神恤民毋敢怠忽庶可

以世食玆土今乃廢職不修棄民不保自正德十年
黎晭差陪臣阮仲逵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朝貢
之使不至廢棄正朔罔秉臣節今據兩廣守臣所奏
則黎譓黎𢙇皆非黎晭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暠陳昇
阮時雍杜温潤鄭綏等俱屬簒逆之臣及按該國長
慶高平二府牒文所云則其國中交爭割據逼主弑
君綱紀蕩然冠履倒置且兵戈相尋互相魚肉則地
方分裂生靈塗炭不問可知且敢於背叛　朝廷偃
然自肆既不行入貢以奉王正又不來告變以請天
討昏迷不恭反道敗德莫此爲甚該禮部先議移文

體勘責以守臣奏報不過詰問所由欲備知其曲直所在然彼國黎氏失守宗祧既不上告 天子其逆臣又亂又皆各據土疆俱屬背逆天道干犯王法春秋大義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剗 聖天子在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久不來庭所據彼國事情罪狀顯著無所逃於天討如蒙乞勑錦衣衛選指揮千百戶內素有膽氣材畧言語便利通達事機者二員先領勑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着令鎮巡等官仍選彼處軍衛有司官員人等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強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勑使徑入安南

境内勘問彼國背叛 朝廷又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姓名根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 朝廷下令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等又照得安南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耳我 太宗皇帝初征安南以兩路之兵分道並進一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一由雲南臨安府蒙自縣入合無乞一面勑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兵官安遠侯柳珣會同巡撫兩

廣都御史錢如京一面乞勑鎮守雲南征南將軍總
兵官黔國公沐紹勛會同廵撫雲南都御史胡訓貴
州都御史汪珊即便整搠漢土官軍調度錢粮嚴備
待命再照雲南奏稱武嚴威武文淵武子陵等係安
南國亡命避罪出逃犯我邊疆及羈執我土官璡徹
雖法不可容但據聞彼國逆臣搆亂已非一人武嚴
威舍彼就此必非篡國之賊抑或不忍親主受禍不
肯甘心從逆亦未可知合無乞勑錦衣衛另選如前
能幹官二員齎領勑書一道前往雲南體勘武嚴威
事情責令鎮巡等官差本處的當人員前往八寨長

官司等處地方及直抵武嚴威營內寄諭 朝廷以
安南久不朝貢又知國中逆臣篡主方興問罪之師
若武嚴威果因同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諭禍福
順逆如能革面向化歸附我軍往征彼國則向來擾
犯邊疆羈執土官諸所罪犯俱一切赦宥如瓏徹被
拘在彼即令與武嚴威解釋宿怨協心從征其瓏徹
交通之罪亦一體開赦且本國見今作亂事情許武
嚴威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實情作急奏報以憑降
勑調遣委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俟王師至日
一併誅剿臣等切惟有苗弗率大舜舉徂征之師廑

氏不恭夏啓有于甘之誓則討罪之兵聖王所不能
已況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負固不服則
侵放弑其君則殘而蠢茲安南實負三罪是其上干
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已無容議但興師伐遠命
將討罪事體重大合無恭請　宸斷勑下兵部會集
在廷文武多官從長計議爲今之計首宜慎擇大將
妙選偏裨簡設總督督餉文臣吏置地方守土官員
調集諸路兵馬所在儲峙芻糧一一區畫停當奏請
定奪施行將見天聲所震因壘來降蕞爾小夷固可
傳檄而定矣奉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返有傷體面又久不入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勘明奏報便寫勅與他去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官議奏

會議征討安南事宜

臣等欽奉前旨會同府部等衙門科道等官㑹議得安南國世孫黎寧奏稱本國先於正德十一年逆賊陳暠作亂祖考黎晭遇害無子國人推立其父黎譓權管國事方擬修貢請封値逆臣莫登庸與阮時雍等謀爲不軌播遷清華地方登庸據國城又復脅立黎譓庶弟黎懬假僭國事凡號令一切悉出於登

庸之口嘉靖元年蒙差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右給事中俞敦齎捧　詔勅禮物傳賜彼國俱被逆賊守把關隘以致信使難通中道而返嘉靖二等年節次備由申達兩廣鎮巡等官轉聞中國不能上達不期莫登庸愈肆猖獗謀殺黎廣陸立巳子登瀛詐冒黎姓妄自尊稱為太上皇帝僭號大正黎𪨶憂憤病故黎寧以嫡子嗣立仍居清華地方潛遣鄭惟憭等赴京具奏前因懇乞　朝廷興師討罪以救彼國危難臣等查得安南自正德十年以來久不庭貢致令詔使不通　皇命為梗節該禮部行文兩廣撫臣查

勘彼中事情未見奏報故頃者禮官陳請　皇上赫然震怒亟下廷議欲興問罪之師已該差官行勘去後今黎寧遣使告變具陳莫登庸父子僭逆之由乃知該國馴起亂階連結兵禍皆莫登庸父子與其逆黨之所釀成而職貢不修非黎寧之罪矣臣等竊惟帝王之待夷狄當其臣服則有撫綏懷柔之恩若或背叛則有興師討罪之法故大舜征有苗夏啓攻有扈氏商高宗伐鬼方周宣王北伐玁狁南征荆蠻著之史冊昭然可鑒矣至我　太祖高皇帝因安南交趾互噬特下詔諭謂春秋大義亂臣賊子王法必誅

不以夷夏有間若本國不擇親賢命而立之將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我　太宗文皇帝因奸犛犾滅陳氏僭號則命朱能張輔等出師聲罪致討卒叛賊就擒是夷狄之有征伐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皆嘗舉行所不但已者為照安南為我朝世封之國遵我王化奉我正朔莫登庸乃敢逼逐黎譓占據國城其罪一也以臣下而取國母其罪二也鴆殺黎㦃僞立已子其罪三也逼黎寧遠竄其罪四也僭稱太上皇帝其罪五也改元明德大正其罪六也設兵關隘以阻詔使其罪七也大肆誅殺荼

毒生靈其罪八也阻絕貢路其罪九也僞置官屬僭擬中國之制其罪十也昔漢交趾女子徵側爲亂馬援提數十萬之師討平其國其在宋時本國大將黎桓擅權刼遷丁璿於別第太宗舉兵加誅斬首萬餘級今莫登庸踵黎桓之故智而罪浮於徵側逆惡滔天神人共怒所謂亂臣賊子其何以逃於天誅臣等又看得黎寧奏稱國人嗷嗷時或聚泣被其刼制皆非獲已咸謂吊伐之師何其不至而鄭惟憭呈稱本國事情哀痛迫切日冀天兵之至真有倒懸求解之思徯后來蘇之望我 皇上華夷之主天地之仁寧

忍坐視小國之困而弗之恤哉臣等切謂莫登庸之
罪狀顯著法不容誅黎寧之國緒阽危義當拯救今
日興師致討之舉此我　祖宗之所已行而今　皇
上之所纘承而取法者也仰惟　皇上智勇天錫睿
謨神授伏望大發宸斷播告中外選將訓兵剋期致
討干以發紓華夏之氣震讋四夷之心臣等府部院
寺及科道等官重覆詳議衆志僉同伏望　皇上勅
下兵部查照先次題奉　欽依會推總督軍務武職
大臣一員并副叅遊擊等官吏部會推叅贊軍務素
有才望文職大臣一員戶部會推督餉大臣二員合

行錢糧兵馬戶工二部計處詳議徑自具奏仍差科
道官隨軍紀驗功次俱各該衙門奏請施行再照鄭
惟僚合無隨帶軍門以備總兵等官諮訪調用其餘
未盡事宜俱聽兵部陸續具奏上請施行嘉靖十六
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近臣
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偽置官屬罪狀
顯著你每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去征討總督
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兵糧事宜戶兵
二部即議處具奏其餘依擬

再議勘處剿撫事宜

該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旦題查得接管卷內先爲緊急邊情重務等事嘉靖十六年四月十四日據憑祥州差頭目趙奇隨同安南國行人陳必聞范光佐陳瑒通事阮頼陳啓賫執申分守左江道公文自報到臣內開本年月日本國差阮文泰等賫捧奏事求封表箋文奏啓本及方物請命于　朝其阮文泰等在諒山界首經十年餘未得進程今差行人陳必聞等隨同舍人并憑祥州頭目詰審轉申軍門奏請于　朝差委官目開關

使阮文泰等得以進程斯為萬幸若本國事情已具在本國國書并長慶府諒山衛前後牒文執結等因年月上無印俱嘉靖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又一封安南國行人陳必聞范光佐陳瑒通事阮頴陳賓等申為奏事求封內開情節緣由俱同前因據此本道看得中國柔遠禮宜從厚陳必聞等三名係夷官合支廩給阮頴等二名係通事合支口糧已經呈奉本院批允行梧州府蒼梧縣府門驛供應并撥官役防緝奸弊外其安南國王自先年黎晭被逆臣陳暠篡弒貢使不通雖稱黎譓黎慮相繼管國事皆非 皇朝

所封其爲黎暉正派與否已難盡據今該國府衛申文俱稱國人共推莫登庸莫方瀛前後權管國事而黎𪹁之存沒與黎氏子孫之有無應否襲封皆不明聲說況稱本國平定供結的確却不明指所結何人既稱莫方瀛護守　欽賜印信而黎寧進本却又有真正印文俱屬可疑有礙議處合無備抄前項申文連原差人陳必聞等五名俱發分巡左江道僉事鄔閱管束仍將申內事情轉行原差錦衣衛官會同一併查勘明白併奏定奪庶事體歸一而朝典大彰等因到臣臣等議照安南本夷國也夷狄之亂中國之

福自黎明遇害彼國內亂二十餘年貢使不通者此也兩廣邊關警報不聞者亦此也蓋陳暠害其主黎晭暠誅而子昇據有諒山之地黎鑌爲莫登庸所立既而避遷海上據有清都之地而莫登庸者始焉興兵討賊擁立黎鑌黎廣終假遜位之名成奪國之計此亂臣之奸雄也今鑌廣俱死據黎寧之奏其所存不過清都數郡而已據諒山衛之文則陳昇又爲莫登庸所圖明矣始則三國鼎立今惟莫黎二氏國內疆土大約黎氏僅存十之一二莫氏已據十之七八矣　朝廷方遣問罪之使彼隨有求貢之文雖其名

分未正要亦慕　皇上之德畏中國之威而然也夫
夷狄之國本無人倫究弑主之罪則陳暠父子也而
今已就戮矣若莫氏乃奸雄之賊黎氏亦逆臣黎利
之裔律之以中國之法固皆非所宜立若處之以夷
狄之道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然莫氏
倚其兵强有併吞黎氏之心黎氏藉其世業有恢復
舊物之志彼此分爭兵革未已皆欲假　天朝名號
以爲之主彼既未定我誰適從此非臣等所敢輕議
也伏望　勑下禮兵二部從長議覆請自　上裁合
無俯從寛處容臣等先將行人陳必聞等五人遣之

出境毋容入貢通行各邊戒嚴靜以觀變遲以歲月以待彼國之自定然後奏　聞區處此古帝王於夷狄治之以不治之法也臣等待罪地方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　皇上留神省覽等因又該欽差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竊惟帝王之於夷狄叛則懲其不恪而刑以威之來則嘉其慕義而禮以懷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之法也雖稱夷狄相攻中國之利然安南實我國家荒服之國其奉藩稱臣朝貢惟謹比之北虜西戎諸夷不同而君臣

之義固不以夷夏而有異焉今安南國王黎明先被
逆賊陳暠倡亂遇害無子國人既已推立其姪黎賰
管理國事名分已定莫登庸既能為國討賊何乃視
主播遷竟不迎復乃又擅立幼弟黎㦃且既稱後已
迎歸黎賰因病身故則黎㦃既卒之後又何不延立
黎賰之子黎寧以管國事乃遂假遜位之名以成簒
奪之計此其逐君弒主專制奪國情罪顯著且安南
為我　祖宗封國㦃焉得而授之逆庸逆庸焉得而
受之於㦃若謂夷狄之國素無人倫不顧理之逆順
而惟論其勢之強弱謂元昊可王不義可侯則將來

桀驁弥尤使又如逆庸者弑君奪國上表請封則國家又將何以處之若謂彼此紛爭兵革未已姑一切置之不問則不免長亂縱奸又失黎寧所以求救之義矣昔漢光武時彭寵反於漁陽其蒼頭子密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為不義侯而議者謂寵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宜各寘於法以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是漢爵為不足勸矣宋仁宗時趙德明為西夏節度使其子元昊數勸之反不聽後德明卒以元昊為西平王不數年元昊遂反據有瓜肅等諸州之地尋復稱帝始終為惡始下詔削奪昊爵已無及矣今輒引二

事爲證事理不倫非所以服夷奸而崇國體也況據
該國府衛所申事情既稱護守欽賜印信而黎寧奏
本又有真正印文據黎寧奏稱被莫登庸謀逆黎鏸
脫居清華地方鄭綏等俱係從難之臣今莫登庸却
稱黎鏸被逆綏等狡計脅遷且黎寧尚在清都地方
見今差人告變志圖恢復今却稱本國俱已平定輒
行上表求貢中間事情俱屬隱蔽查得洪武二十七
年該安南國差使臣阮均齎表進貢奉　太祖皇帝
聖旨安南簒弑不許來貢欽此今稱登庸上表求貢
遽難准從但該國事情先今黎寧具奏節該兵部題

奉欽依着地方官從宜撫剿所據提督左侍郎潘旦
等具奏前因難以准擬合無候命下之日將先次黎
寧所奏并見今該國長慶府諒山衛所申各先後事
情兵部備咨總督兩廣侍郎并巡撫雲南都御史各
總兵官查照先奉　明旨并今題奉欽依事理通行
從宜勘處詳審逆順相機撫剿其差來人陳必聞等
俱聽總督等官審究明白徑自酌處施行務在宣布
德威正名定難使奸兇削平夷方賓服而　皇上興
滅繼絕之仁誅殘去暴之義庶兩得之矣嘉靖十六
年七月初四日奉

聖旨你每議的是便行與提督等官遵照前旨行

南宮奏議卷第二十七

南宮奏議卷第二十八目録

夷情三

夷情三

議莫方瀛投降事情

該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朝輔題稱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據都指揮王守中等呈稱安南國頭目范正毅等齎遞投降公文束身赴營投見隨遞莫方瀛伏罪奏本正副二道降書一幅并頭目耆人三百六名申結轉呈到臣臣看得前項奏本降書結狀緣係外夷乞罪來文事體重大會同巡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史陰汝登及雲南都布按

三司等官李顯等議照帝王之馭夷狄拒則懲其不恪而以威刑之來則嘉其慕義而以禮懷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之法也安南雖云外國實我中國輿圖納貢稱臣其來已遠自倡亂於陳暠之叛逆而黎賙遇害繼亂於莫登庸之奸雄而黎譓播遷貢職不修二十餘年今世孫黎寧所奏莫登庸謀爲不軌黎譓間道竄於清華地方莫方瀛書內執稱黎譓聽姦人鄭綏等誘遷清都暨國頭目以黎譓無子共推伊弟黎㦃權攝國事復迎黎譓歸還國都病篤而卒黎㦃染被痨瘵不能管事又無子孫乃謀本國頭目人等

召父莫登庸付以　欽賜印信暫管國事臣父莫登
庸不得已於本國國都謹守　天朝所欽賜印信權
管國事後國内既平方瀛年長可代任本國事務父
乃謀諸國人皆從乃付方瀛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
撫集臣民已經差人奏事求封未得開關進呈及稱
鄭惟㦃所奏稱黎寧係是阮淦之子詐冒黎姓舉爲
印文妄訴及據槩國耆人申狀共舉方瀛等情論以
大義土地人民受之天朝黎譓孱弱失守不能及時
以告變登庸父子擅專國柄又未具由以上聞其間
互相魚肉塗炭生靈阻絶貢路法亦難逭今當聲罪

致討之時乃有投降歸附之舉是蓋朝廷之威有以畏之然者武文淵彼之勍敵也招之首先歸附而願爲先鋒寧遠綏阜水尾等州各土酋彼之藩籬也招之次第投順而願爲嚮導阮璟裴行儉彼之僞官也被土舍刀鮮以姦細擒獲解報固知將來罪莫可逃而求生之望自不容已況奉 欽依從宜撫勦及逆罪畏威懷德悔罪向化繫頸軍門待以不死星馳奏聞今莫方瀛既投降伏罪具奏陳情雖皆文飾之詞實出求生之願所據原先歸附土酋及蓮花灘防守官軍有功人員陞賞等項事宜俱應議處其乞罪奏

文相應轉達與黎莫二氏占據土地均請上裁及照
安南國王印信黎氏莫氏各藏其一真偽莫辨相應
具奏辨驗偽者令其自行銷燬侯職有定分另行請
給黃明指等以其人歸刀鮮等以其地歸既蒙恩賞
矣相應隨其所居而安插之使之各自管食莫方瀛
等既恭俟天命不許仍前互相吞噬以取誅戮其寧
遂州等處地方原係雲南臨安府管轄因與交地相
攙久沒于夷相應復歸臨安管轄優䘏三年之後令
其比照土官衙門事規出辦差發再照蓮花灘結營
防守軍兵一以遥振軍威一以招納降附今莫方瀛

已歸順前營不掣未免致起疑心相應併行兵備道
查處掣回仍存一千名照舊在於臨安協守等因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議了來說欽此又該太師兼太
子太師武定侯郭勛題爲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設
官永圖治安事乞要明出黃榜招示本土人民削去
安南名號就將本地各府衛州縣等衙門比照雲南
兩廣所屬土官事例許其開款納貢將彼所管地土
人民編成里甲行伍亦照兩鎮土官衙門事例呈報
兩鎮所司孝順天朝奏請朝廷請給印信誥命永享
太平之世勉圖後効等因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

來說欽此臣等會同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瓚等看
得雲南鎮守總兵官黔國公沐朝輔巡撫雲南右僉
都御史汪文盛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陰汝登各會同
題稱安南國頭目范正毅等齎遞投降公文及莫方
瀛伏罪奏本降書及頭目耆人申結不敢擅拒理合
封進取自　上裁及乞勑廷臣從長計議將莫方瀛
父子曲賜寬宥俾其改過安分不許與世孫黎寧及
武文淵等互相讎殺遺患地方其黎寧宗祀亦不可
絶及要將歸附土舍武文淵等從宜安插掣回蓮花
灘防守官軍及臨安兵備副使等官論功陞賞等因

又該武定侯郭勛奏請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設官之永圖治安各一節臣等竊惟安南雖係荒服之區實我朝世封之國頃者 皇上赫然震怒欲興師致討者為其久不來貢耳今則黎寧播遷于外雖欲來貢勢有不能我 皇上既已洞悉其情而宥其罪矣若夫逆庸僭竊既非受命 天朝則又不當許其來貢世據其奪國之罪在王法所必誅無赦者今照雲南鎮巡等官各題稱莫方瀛納款投降輸誠悔罪詳其本詞與先次侍郎潘旦所奏長慶府諒山衛申文大略相同但稱黎寧係逃罪人阮淦之子墓寫印文妄

許　朝及稱該國地里圖具載一統誌內不必圖
獻其間事情多涉譎詐遽難准信顯是方瀛父子不
過文飾虛詞以探測　朝廷欲爲緩師請封之計況
鎭巡各奏止據范正毅等投遞奏文遽謂方瀛投降
納款而黎氏宗祀存亡下落不見作何處分所據奏
要挈回防守官軍及論功行賞等因俱難輕議合無
候命下兵部備咨雲南兩廣鎭巡等官再行會同勘
處如果方瀛父子悔罪向化畏威懷德該國土地人
民悉聽　朝廷處分別無虛詐即與星馳奏聞待以
不死如其飾詞欺妄怙終不悛即當遵照　明旨多

方計畫具奏定奪不得遲回觀望坐失機宜以損國
法臣等又謂安南之有國如陳氏黎氏所以能居位
稱王歷數世而民俯伏聽命者以有　天朝爵命恃
以爲重也今者方瀛父子徒逞僭竊之謀脅衆自立
其兇焰橫肆雖可劫制於一時而名義不正終難厭
服于永久彼國之中寧無豪傑憤其僭逆一聞　天
朝之命戮力助順義勇林立壤地以分彼庸不旋踵
而澌滅矣臣等看得武定侯郭勛所奏事宜欲要出
給黃榜招諭彼土人民無非討處夷情以安南土之
意合無行令鎮巡等官宣示朝廷威德出榜招諭彼

處府州衛所衙門若能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奏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其處置黎氏子孫及武文淵
父子功勞等項事宜俱聽彼處鎮廵官逐一從長計
議具奏請乞　聖明裁處施行嘉靖十七年三月初
五日奉
聖旨這事情兵部還會同多官詳議了來說
再議莫方瀛投降事情
該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蔡經題據廣東等布政司等衙門右布政使等官
楊銓等呈安南國諒山衛呈報公文一件内開安南

國諒山衛爲乞恩宥罪表文事本國大頭目莫方瀛專差頭目阮文泰阮技卒等齎遞大頭目莫方瀛表文乞要開關放阮文泰等投謁軍門陳首轉達　天朝等因備咨到臣除將阮文泰等仍發南寧近關地方聽候外臣等會同總鎮兩廣地方內官監太監馬廣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德溢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鄒堯臣巡按兩廣監察御史陳儲秀議照安南本古交州之地自秦漢以來或爲郡縣或修職貢變故不同事體隨異逮入我朝其酋長陳日煃首行降附而我

太祖高皇帝嘉其忠順錫以封爵厥後黎季犛爲逆
我　成祖文皇帝命將出師遂致削平時求陳氏無
人莫可繼立乃因而郡縣其地彼黎利者忽肆姦謀
敢行僭亂其時我　宣宗章皇帝以彼荒裔之地不
足久煩民力於是仰體　皇祖初心因其懇請畀而
授之玆蓋天地覆載之量朝廷浩蕩之恩則凡黎氏
之爲子孫者誠宜祗承委託以保藩封而乃不能謹
守至於黎晭荒縱而爲陳暠所圖黎鑌雖自稱爲後
然以孱弱避居海隅且不及時告變致失封壤是在
彼地爲失國之主於我　朝亦爲失職之臣縱其遺

裔猶存恐難復振而況黎寧或稱嫡子或稱次子而
真僞誠有未審者乎仰惟我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
華夷始因禮部以該國久不入貢議稱差官查勘續
因鄭惟僚抱奏即　命下該部選將練兵正名伐罪
而振弱扶顛之議興滅繼絕之仁實與我　成祖文
皇帝討平賊犛欲與陳氏之後同一盛心惟陳氏之
祖日熸則首行投附而黎氏之祖黎利則首爲亂階
情則或有間也但黎氏之土地人民實我　天朝所
授而莫方瀛父子乃相繼竊據今雖以黎廣私相授
受不行請命于　朝自首請罪然其因亂欺弱乘危

據土其情自莫能掩又何能逃於天罰哉惟安南久已修貢雖與西戎北狄不同然椎髻之俗雕題之邦地本炎荒人終夷類若莫方瀛父子聞我興師討賊尚負冥頑罔知降附則雖在夷方亦宜大舉　王師必誅毋赦今則仰聞天討乃畏威懷德屢次乞降先因情詞未順累行駁回令其省改茲當罷議之後而乃投首益堅昔猶繁詞隱飾今則惟陳情首罪矣昔謂有功于國今則以專輒爲罪矣昔謂地里不必圖獻今則以土地人民之數奏進望　天朝處分矣觀其詞曰悔過者聖門所與首罪者王法所寬及稱爲

臣本國臣民之命庶臣父子獲釋丘山之罪蓋亦乞
哀之情求生之計也今據兩廣三司等官會議前來
揆以待夷之道似宜俯處蓋帝王之待夷狄也逆則
振之以威順則綏之以德所謂治之以不治之法也
昔者有苗弗率舜命徂征然其來格實在于干羽舞
階之日乃若洪武年間朝鮮李成桂扣邊求貢我
太祖高皇帝始惡其篡絕之人因邊臣以請伏蒙命
下該部移文報之聽其自爲聲教蓋待之者爲甚輕
而責之者不求備彼莫方瀛父子之罪固有苗之非
李成桂之爲逆也今已陳情自首則亦有苗之來格成

桂之納欵爾仰惟我 皇上體舜為心法 祖為治
神武之威藏於不殺顯比之化溥於無私是致九伐
方舉而黠虜服從一矢未遺而蠻邦底定合無勑下
該部會議上請取自聖裁如蒙伏望 皇上憫其首
罪之切鑒其納欵之誠少霽天威俯垂寬宥待之以
夷賜之不死或容以大頭目戴罪本土管束夷民以
後果能悔罪自新省已安分恭順 天朝恪守正朔
聽令彼國者舊夷屬議奏前來另行請旨 聖斷別
賜定奪俟其職名有定然後俾遵舊典虔修貢職則
體統尊嚴中外乂安而炎荒裔夷再沐我 皇上更

生之賜矣等因又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綰
奏爲愼機務以謀始終事乞命都察院六科各推老
成才識不爲阿黨科道官各一員仍命吏禮兵三部
共推地方相近素有才識諳曉彼處事情部屬等官
二員同至彼處資訪以應緩急之用臣又見鄭惟憭
所齎奏內云本國頭目耆人黎堈鄭江等共推黎寧
權管國事謹守欽賜印信播遷在清華地方莫方瀛
所上投降表文內又云伊父莫登庸承黎氏付託攝
撫人民謹守　欽賜印信即此二言則一國有兩印
信矣一在黎寧者用在奏本之上一在莫登庸者用

在降表之上請合觀之必有同異眞僞之辨臣請查出內府所藏彼國先年進貢表文咨文上所用印文比對見今二處所用印文孰同孰異孰眞孰僞以此付臣至彼待其有言以折其姦欺如蒙准奏乞 勅各該部將前項合行案牘及應查印文通行付臣至彼有所憑據等因奉 聖旨是這安南事情禮兵二部還詳議了來說欽此臣等看得彼處鎮巡等官所奏蓋因其來降而欲盡綏懷之策黃綰所奏盖先事預備而曲爲奸詭之防皆所以愼重國體兼著恩威者也爲照安南本夷裔之地自國初以來錫之封爵

項緣彼國兵爭職貢不修使臣鄭惟憭等奏稱賊臣莫登庸放逐故主竊據土宇等情我　皇上赫然震怒廷議徂征特敕重臣經理軍務先聲所加逆庸父子已奪氣而褫之魄矣頃者單詞誨過奉表乞降戶口輿圖悉獻聽理據其陳情首罪之詞已不勝畏威懷德之至而都御史蔡經等代為陳奏其所計畫籌慮亦頗周詳無非仰祈　皇上霽雷霆之威赦狂悖為忠順變殺戮為生成以為地方生靈之福也但臣等議得理貫深謀事難遙度夷情叵測變詐靡常前項效順事情雖經各官譯問覆審猶恐非其本心且

莫方瀛既稱本國大頭目則原無位號豈得輒用
天朝所賜王印黎氏苗裔壤地隔絕存亡莫知豈得
信其絕無可嗣立之説然論事之道常變異形難易
殊勢又未可以一槩論者夫伐暴除兇義矣然來降
之寇古有勿殺之訓興滅繼絕仁矣然如綫之緒恐
無復振之期故自有此事以來勘報文移虛實疑似
之迹先後不同節次會題擅難定決者職此之由也
非以恭薦　皇天大號伏蒙　皇上欽命尚書黃綰
學士張治充正副使詔諭彼國仰見　聖度如天包
含徧覆與虞舜之舞干格苗周文之修德降崇者同

一揆也臣等聞之古者國有大事重於遣使所貴得使有善揣敵情之智有不辱君命之賢則假以重權許其專制今尚書黃綰已荷　聖明簡命勅令兩廣雲貴鎮巡官以下悉聽節制候黃綰至日將前項夷情會同各官協心審勘應否聽其來降應否用兵征討相機審處務求的當如果莫方瀛父子悔罪輸誠別無詐偽星馳具奏取自　聖裁許其束身就降待以不死若使投首匪誠犯分生事則廟謨雄斷別議征討蠢爾裔夷亦何所逭於天誅也哉其兩鎮官員務要相與圖謀不得諭議異同致相掣肘及地方二

司官員聽其委用抗違不服及誤事者聽令參奏治
罪再照尚書黃綰奏乞選差科道官各一員部屬官
二員與之同事乃嚴糾察以求正論廣詢謀以圖共
濟之義相應依擬合候命下都察院六科各推素有
才識謀慮給事中御史各二員疏名上請點用吏禮
兵三部會推部屬官二員隨帶前去務在合謀同志
用建長策以仰副我　皇上委託至意及照黎寧奏
本莫方瀛降表印文并該國先年進貢表文見皆收
藏內府真偽固可立辨但今姑宜置之俟事情勘處
既定另議處分情偽自莫能掩也臣等膚淺愚見仰

惟 聖明裁處不勝幸甚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八
日會題

查處安南夷使

該提督兩廣都御史蔡經題據廣西布政使等官祝
續等呈稱安南國差來夷人陳必聞等羈留日久阮
穎陳瑒俱已病故陳密又患重病即再久羈恐各夷
使盡斃於此亦為無益似宜議處乞 勑該部查議
除齎捧表阮文泰等十二名仍於南鎮府聽候 明
旨至日另行外合無先將原差陳必聞等差官嚴密
伴送至鎮南關出境聽其自行回國庶彼獲更生之

造而不失懷柔之意矣惟復照舊羈管與阮文泰等
一併聽候區處施行等因臣等議得陳必聞等先該
兵部題奉欽依係是聽令總兵等官究明徑自酌處
人數比與齎捧降表阮文泰等不同即若放回亦於
事體無礙而開誠恤遠尤見　朝廷寬大之仁既稱
羈留日久先已二人病故見今陳密又患重病似應
准其所請合候命下兵部移咨都御史蔡經等令其
先將陳必聞等依例應給廩糧差官伴送出境聽回
本國而已故者地方官善爲視其塋域則彼存沒感
恩而遠夷咸知所慕服矣其阮文泰等仍留原所候

奉有欽依詔使往日一併處分嘉靖十八年閏七月
初五日奉
聖旨陳必聞等原着總督等官究審明白今如何遽
擬放回此亦關係事機着再查處停當來說
查給總督等官印信關防
該兵部等衙門會題議得安南爲國地本夷荒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有天下得錫封爵自是繼世襲封
逆臣莫登庸暨子方瀛不顧黎氏土地人民本我
天朝所授乃敢乘機濟姦簒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
十罪法不容誅且往正其罪止於莫登庸父子其餘

一切不問查得原擬欽命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温參贊軍務各請
給敕書鑄給關防并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提督
及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參以下三司等官應調漢土
官兵合用錢糧從宜命計軍機重務悉聽便宜等因
奉　聖旨這安南事情你每既這等議奏依擬行欽
此看得兵部咨稱總督參贊官員各請給關防一節
既經本部題有前項欽依其印及關防俱各見在該
監收貯合候命下本部差官前赴內府尚寶監領出
征夷副將軍印與總督軍務咸寧侯仇鸞收掌內府

印綬監領出來參贊軍務關防與參贊軍務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收掌嘉靖十八年九月
初二日奉
聖旨是

鑄給安南都統司印

該兵部等衙門會題內開莫登庸既承新命准給印
信行使合候命下禮部遵照欽定職名衙門鑄給印
信一顆齎赴安南欽遵行事等因節奉　聖旨這事
情你每既再經會議安南國着革作安南都統使司
莫登庸授與做都統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仍與世襲

看得安南都統使司　欽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一顆
該用銀兩合照例於內府關領送赴六科廊本部委
官會同內官監督鑄造合用銀池木匣袱褥綠鎖炭
料等件通行各該衙門造辦應用鑄完印信咨送兵
部差人齎赴兩廣都御史轉發安南都統使祇領欽
遵行事其原降王印查明獲日奏繳嘉靖二十年四
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南宫奏議卷第二十八

南宮奏議卷第二十九目錄

夷情四

南宮奏議卷第二十九　　鈐山堂集六十九

夷情四

議處甘肅夷貢

該兵部咨該巡撫甘肅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載題稱甘肅地方北控達虜西備回夷內撫屬番南隣羌谷沿邊皆衛所而無郡縣政多邊計而匪他謀臣居邊十有一年夷虜情狀邊計得失目擊耳聞茲謹攄愚慮條爲一十二事伏望　勑下該部計議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內開立成法以驗西夷重譯使以待西夷二事咨送到部臣等謹開立

前件議擬上請　一立成法以驗西夷照得西域入貢原無定例先年止據哈密忠順王差人伴送近年忠順王已無先次西夷入貢天方國撒馬兒罕額即叱名號之外番文開稱某地面某王甚速壇番本百餘其稱號不係我　朝封爵無憑稽查歷考書史并詢問夷使西域地方自嘉峪關到沙州七百餘里沙州到哈密七百餘里俱係先年屬番住牧今已無人哈密到土魯番一千餘里自土魯番到义力失六七百里即漢之監澤皆土魯番種類迤西大則撒馬兒罕天方國魯迷亦郎小則黒婁怯迷阿即民沙密把

黒旦等處即漢之車師康居大宛之屬隨代易名者
皆由土魯番之地始可達於中國今其人至雖云各
國名色緣各夷面貌語言相類真偽難辨節年差人
止到土魯番夷西諸國皆未曾到西域動靜虛實皆
不能真知先年雖有忠順王掌金印主各夷貢事恐
亦未能如東南諸夷入貢有符驗者可憑信也乞
勑該部計議應否照依東南日本等國東北朶顔建
州等衛或給發號紙或定立限期或譯審酋長體例
使臣名數及該部原有先年西夷定例事宜備查議
擬題奉欽依永為成式庶邊官有所憑稽夷使免於

欺詐、前件臣等議得西域諸夷種類不一如哈烈哈三哈撒兒沙的蠻等四十國經哈密而來或三年五年許貢一次其餘如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皆朝貢不常載之會典可稽也永樂四年止封哈密酋長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後襲封錫以金印使掌西夷貢事今忠順王已無而諸夷之入貢號為王者不一大抵皆其私稱不係我　朝封爵且如嘉靖十二年土魯番稱王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者二十七人撒馬兒罕稱王者五十三人又額即能哈辛原非入貢番夷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蓋西域賈胡素

號貪利窺知回賜國王儀物繁縟遂詭立名色要求
齎予此其奸謀章章明甚及今不為限制則將來入
貢必復倍於前昔冒濫殊稱私竊名器且以府庫有
限之財塡谿壑無窮之欲恐非所以存紀綱而節財
用也所據都御史趙載奏要給發號紙定立限期譯
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查本部先年原有西夷定
立事宜題奉欽依永為定式不為無見但臣等查得
東南日本等國皆世有爵土國有專王所以先年給
發號紙置立底簿差官齎散各該地方遇各夷來貢
令其塡寫收執比號相同方許來京朶顏建州等衛

則一年二至歲貢之期既不踰越來貢之人亦有定名而西方諸夷素非附屬貢獻不常並無給發號紙之例定立期限則三年五年載在舊典俱難別議至於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查西夷一切事宜則正為之限制之意本部查有節年題准事例相應再行申明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各夷入貢一一查照事例處分中間若有名種殊常番文繁疊務須詳加譯審研究來歷如係各國部落冒濫稱王則當發其奸謀責以大義令改正使臣名色如其仍前驕肆怙終不悛即當以禮阻回不

容通貢每國俱分爲等第照例每十人准起送二人來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通行造冊馬上差人先齎送部收貯仍另出半印花欄勘合給使臣親執來京以憑比對定擬給賞其伴送人員嚴立限期毋得縱容沿途買賣騷擾驛遞生事害人一面行文知會陝西河南巡撫各轉行回夷經過處所預備車輛人夫遇到即便差撥防護起送不許淹留久住就將經過并起送過日期申呈巡撫衙門類造清冊咨送本部查考仍預行沿途大小王府毋輙與買賣到京之日本部仍行該管衙門不許私相往來通事人員

敢有透漏事情哄賺財物教誘為非者事發從重恭究治罪如此庶體統正而法例明裔夷服而中國尊矣

一重譯使以待西夷竊見譯審外夷通事序班俱係外夷色目人為之緣漢回在中國甚多士農工商通與漢人相同宜乎用夏變夷然竟以彼教為是喪用夷禮不食豬肉有特立欲變者則群聚而非之雖妻子亦輙離悖同類則相遇親厚視若至親今通事序班人等俱係色目人往往視彼為親視我為疎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師則教其分外求討件回則教其販賣茶斤違禁貨物肆無忌憚且使外夷輕中國

無人非其同類不能譯其語也合無於四夷館內選令漢人習學番語前項序班俱以漢人充之不惟不肯漏泄中國事機亦示彼夷謂中國之人無所不能是亦防懾外夷之一端也　前件臣等議得通事之設所以通夷使之言引領朝議譯審眞僞因以宣示國家恩信而懾服夷心誠不可缺焉者也今各國通事皆有定員外夷色目人在中國亦得爲通事者蓋訪保考選之時大抵取精通夷語者爲之初未問其族類也但諸夷之中惟回夷極爲桀黠在外則侵擾邊疆入貢則要求齎賞需索無厭則驛遞苦於供億

私買違禁貨物則官司被其欺瞞反覆靡常奸僞百出誠爲可惡然彼夷自萬里而來豈能盡知中國之事良由我中國有等細人開端倡始崇惡長奸巧設邪謀陰爲主使以致回夷輕視中國輙敢挾制邊臣汚衊朝士投進之詞無慮百十甚或泄漏事機勾啓戎心似茲所爲不可枚舉緣漢回通事實本非我族類同惡相濟同類相覩固理之必有雖其中賢否不齊難以一槩指論而謹嚴於先事防杜其將來亦不可不重爲之慮也所據都御史邏載條陳重譯使一節相應依擬及查回回館署丞白傑序班王鳳鮮明

丁憂通事鎖守貴俟缺通事撤文俱係漢回合無
候命下之日通劄送鴻臚寺各帶俸支米候有別國
員缺考改其前項員缺一面行邊訪保一面行鴻臚
寺查取見在人員精通回語及行止端莊者各送部
考補仍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回夷入貢伴送通事
亦用中國精通回語之人不得差委漢回致生奸弊
臣等再照各國序班通事以上人員雖在鴻臚寺帶
銜而職專朝貢實隸本部掌行切緣各官止是考滿
經由本部況考語亦憑該寺開送中間賢否慢無可
稽是以此輩敢於為非無所顧忌合無行令該司及

提督主事時加考校但有職業墮廢及交通夷人受賄作弊者呈堂參究施行庶職守相維法度嚴飭而人不敢犯矣嘉靖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准議

議處土魯番夷人進貢

該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等官牛天麟等會題內開臣等會同鎮守太監廖斌總兵官姜奭議照魯番速壇滿速兒等番本一百三十五紙正副使從人滿剌失納咱兒等二百九十四名口撒馬兒罕并附搭領即能伯等番本一百一十九紙正副使從人火者也

些等二百九十七名口天方國寫亦納速魯兒丁等番本四十一紙正副使從人寫亦陝西丁等一百名魯迷沙速來亦巒等番本三十三紙正副使從人火者卜即力等七十五名哈密衛襲職未回都督米兒馬黑木母古力比扯等番本二紙正副從滿剌馬黑麻等三十名本衛伴送各地面夷人滿剌搭兒馬黑麻等四十名各該地面買賣夷人火者阿克力等一百九十一名口各番本內詞語悉皆遵照舊規感恩獻貢祝讚　皇上福壽萬年江山平安大畧相同所據前項夷人并原進馬匹方物既經各官審處明白

相應照例起送但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番本内稱求
討牙木蘭及欲奏討和番賞賜天方國寫亦納速魯
兒丁番本内稱使臣寫亦陜西丁不圖賞賜乞要見
過　朝廷金面遊轉地方觀看景致直到海邊然後
打發出來等情查得速壇滿速兒先年求討牙木蘭
幷和番賞賜已該兵部會同多官計議奏有　明旨
曉諭朝貢夷使傳示本夷謹修職貢不許仍前浮言
奏擾　宸斷赫然莫容别議其天方國夷使寫亦陜
西丁遊轉地方雖若仰瞻我中原山河之意恐亦未
必不因之以覘我内地之虛實也必須廷臣會議取

自　上裁及照各夷番本繁疊稱王數多希求不貲
臣等再四審問各夷始終執稱各有地面城土管束
人衆自來稱道番王名色蓋遐方夷狄原非素附之
國不係我　朝封貤委亦無憑稽究再照前項夷使
雖經會行陝西行都司掌印并肅州兵守等官照例
毎十人起送二人及土魯番天方國各止例外多添
一人但令入關夷人比之先年爲數尤多臣等慮恐
賈胡之心貪得無厭將來倣傚番本益增夷使愈多
必須裁定額例方免異日增添紛擾之弊伏望　勅
下該部會同府部寺院科道等官從長計議合無將

土魯番等各地面以後進貢夷使俱比照肅州衛寄
住哈密衛都督阨吉孛剌等事例酌量刪定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看得都御史牛天
麟題稱土魯番等夷使乞要比照哈密衛都督阨吉
孛剌等事例酌量名數進貢各一節照得我　祖宗
撫有四夷其在西邊特設哈密以為西域諸戎之控
制至錫之王號假之貢期正以其效力　國家肅示
優待之意各夷入貢限期人數俱有　累朝定例稍
或過多輒行阻回今土魯番等處入貢正係年例而
各夷人數自合照常入關并各頭目合稱本等名色

却乃故違　明旨襲稱王號倍遞番文連絡入關視昔益衆該邊重臣自合遵照節奉　明旨督令所屬千戶通事等官嚴加曉諭阻回其衆或先事請命於
朝以為進止顧乃一槩濫放入關及先行起送土魯番人來京似此姑息依違地方何所倚賴所據甘肅鎮守等官相應照依先年事例　降勑切責其守關呈報人員經行御史查提問罪庶足以示懲戒其土魯番夷人既經起送在路似難中止合候彼夷到京之日本部會同兵部從長計議上請處分天方等國未經起送夷人合候命下轉行都御史等官督令

千戶通事人員開誠曉諭一依先年事例應阻回者阻回應起送者起送務在昭德布信正以大義其天方國寫亦陜西丁求要遊轉地方觀着景致　國家百七十年諸夷來貢並無此等恩例而該國遠在西域其欲遊覽中土意果何在恣肆奏擾冒瀆　天聽所宜嚴禁痛絕以破其奸使知　朝廷有不可犯之威有不可變之例庶幾外夷懾服而中國之勢以尊矣嘉靖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擬寫亦陜西丁不許起送

議處番夷候貢事宜

看得巡按陜西監察御史顧堅會同巡撫甘肅都御史丁汝夔各題稱土魯番等處地面差來夷使米列阿都寫民等各夷齎進番文馬匹方物前來進貢限期未至相應阻回但恐深拒太甚則失遠人傾慕之心若容久住候期又恐別生意外之患除買賣夷人哈只馬黑麻等七十五名照例行令買賣畢日照名督發出關及將火者皮列遜照先奉　欽依事理阻當關外不許進入仍一面將米列阿都寫民等多方撫阻及加謹關防備嚴禁軍民人等不許交通乞勑下該部從長議處一節爲照土魯番進貢以五年

一貢之期例該於嘉靖二十年方纔入關二十一年
起送到京今夷使米列阿都寫民等已於十八年入
關則是先期二年矣授厥所由乃奸夷火者皮列先
以兇惡獲罪而歸輒敢撥置番王違亂貢例誘衆而
來本當阻回但該鎮巡等官具奏已經諭阻米列阿
都寫民等告稱路遠艱苦自陪口糧在彼住坐以候
貢期是各夷自知違例之罪今夷衆安插日久勢難
中遏所據住候貢期已經鎮巡等官議奏前來相應
酌處合候命下本部備行都察院轉行撫按等官譯
加省諭果無別情聽其自陪口糧在彼住坐但要嚴

加約束不許容縱地方軍民交通生事候至該貢之
期再無各夷重遣貢使照例起送赴京進貢其火者
皮列仍行彼處回夷國王知會查照究治以懲其奸
庶法例昭明遠人知所遵守而夷情俯順亦不至於
失其所矣嘉靖十九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這夷人違例進貢本當阻回既各夷哀告路
遠艱苦愿自陪口糧在彼住坐以候斷期便行彼處
撫按官再加省諭果無别情依擬行還要嚴加約束
不許容縱地方軍民交通生事候至貢期再無各夷
重遣貢使照例起送赴京火者皮列仍行彼處國王

知道查照究治以懲奸惡

南宮奏議卷第二十九

南宫奏議卷第三十目録

夷情五

夷情五

議處日本朝貢事宜

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鎮守太監劉福各題嘉靖十八年五月十四等日見寧𨓺等洋有夷船三隻上掛日本國進貢旗號等因前來隨令各該海道把總等官督令通事譯審得日本國使臣碩鼎等呈稱到臣爲照日本國自嘉靖二年自啓釁端奉有明旨阻絶進貢將一十七年矣今據使臣碩鼎等來貢節該書呈情詞懇切及稱前犯罪人宗設等逃往

朝鮮國被殺指揮袁璉等中途沒亡俱無的確堪信
欲遵　明旨仍前堅却但其卑詞效順別無變狀勢
難阻遏及照宋素卿先該浙江按察司問擬謀叛中
林望古多羅故殺人俱斬罪已經轉詳都察院題奉
欽依處决人犯今據採哨人詢得宋素卿有二子在
船未據審究情偽擅難定擬如蒙　皇上憫其悔悟
之忱略其蒙昧之罪乞勑該部再加詳議合無令臣
等遵照舊例同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各一員開盤方
物見數起送另行具奏施行庶外夷納款之情得以
自通而邊海軍民亦免驚擾之患等因俱奉　聖旨

該部知道欽此爲照日本國例該十年一次入貢自
嘉靖二年宗設等來貢逞兇搆譌擄去官軍情罪深
重其宋素卿等已經問擬斬罪見在監候處决其無
罪妙賀等六十七人又經給遣歸國迄今兇惡宗設
等未縛原擄官袁璡等未歸奉有 前旨不許通貢
而該國遣使復來據其呈稱宗設袁璡等遇風亡沒
亦無的確且又邀求宋素卿等重罪夷犯其情可惡
所據夷使碩鼎等來貢應合阻回但據浙江鎮巡等
官合詞具奏彼夷航海遠來卑詞效順別無變狀勢
難阻遏咸望 皇上憫其悔悟之忱略其蒙昧之罪

欲行照例開盤方物見數起送庶通外夷納款之情
亦免邊海軍民驚擾之患臣等看得前項事情既該
彼處地方官員議奏前來似應酌處合無候命下行
令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市舶內臣督同三司堂上官
親詣該府再加譯審差來使臣碩鼎等究問兇惡宗
設等如果亡故是實許令照例起送五十人差官嚴
加防護赴京進貢不許在途生事惟復遵照前旨阻
回不許通貢伏乞 聖裁其宋素卿等係重刑人犯
合行巡按并三司守巡等官仍前監候所稱二子在
船亦合訪究真偽或別行區處從長議擬作急開奏

定奪毋得輕忽致生別變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初七

日奉

聖旨這夷情譎詐難遽憑信還着巡按御史市舶內

官督同三司堂上官嚴加譯審委係效順納欵別無

藏蓄異志准照例防送五十人進貢宋素卿等監候

處决巡按御史守巡官仍嚴禁地方軍民人等不許

私與夷人交通及嗜利背義賣鬻男女或聽哄誘潛

從叛逆事發奏聞處以重刑其餘依擬

會議日本朝貢事宜

該禮科都給事中丁湛等題稱該禮部題爲進貢事

奏　聖旨這夷情譎詐先年勘合未經進繳應否量
立再給還備查舊例詳議來說欽此臣等切惟日本
自近年宗設之亂致擾一方已奉　欽依不許通貢
矣今次復遣使臣卑詞效順　皇上天度恢宏不咎
既往特賜來廷至其所請數事率非可從勘合一事
必繳舊給新交相受授庶幾有所憑執而不至為偽
托者之所冒今乃先年勘合未經進繳而遽欲重復
須給萬一為其所冒則將何以處之臣等又聞之倭
夷自漢魏以來始通中國至勝國時許其互市少有
不愜輙殺掠焼刼以去始為瀕海郡縣之害我　聖

祖以神武定天下四夷咸賓雖西北勁虜亦皆欵塞惟是倭夷時或犯我海道又暗通姦臣謀爲不軌以故絶之明載　祖訓昭示乂永臣等竊謂是後倭夷再來修貢仰承　祖訓却而不受以示天朝不通無禮義之國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便會同兵刑二部都察院詳議來說欽此臣等會同看得禮科都給事中丁湛等題稱日本國進貢所請數事率非可從不必屈徇所請輕授勘合爲其所罔及欲將宋素卿等速正典刑以絶戎心及先事戒飭巡海巡捕等官并禁約地方交通夷人之徒及稱再來修貢

仰承　祖訓却而不受以示　天朝不通無禮義之國各一節臣等會議得春秋之法夷狄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傳曰見聖人之心與天地相似矣謹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絶之蓋此國居海島之中往往出沒為海邊州郡害其後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設有備倭衙門各設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操習戰船以為防禦彼知吾有備不敢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以其恭順之

故而禮遇之故自　成祖文皇帝元年已容其入貢
二年始賜國王誥命金印永樂大統曆及文綺古器
書籍等項恩賚甚厚自是歷累朝　列聖皆容其入
貢至我　皇上嘉靖二年因使臣宋素卿等逞兇構
亂干犯天紀奉有明旨不許通貢者一十七年此我
皇上絕之之心即、太祖之心也春秋懲其不恪
之義也昨歲據浙江鎮巡等官監察御史傅鳳翔等
合詞奏稱該國遣使臣碩鼎等航海遠來卑詞納款
別無他故乞照例起送以通外夷納款之情亦免邊
海軍民警擾之患該禮部議擬合無行令浙江各該

衙門再加譯審果無別故方許起送惟復遵照前旨
阻回等因具題節奉欽依准照例進貢此我 皇上
容之之心即 成祖 列聖之心也春秋嘉其自通
之義也但夷性譎詐不常既稱納欵却又欲發還留
在貨物及罪犯宋素卿等妄意乞求罔知國法已經
禮部題覆宋素卿等奉有 明旨監候處决貨物係
沒官之物俱難再議率未准從矣而該科復論奏前
因無非欲修明法制以折其將來求請之意至於請
給勘合一節亦經禮部題奉欽依准令下次該貢之
年將弘治正德勘合進繳方與改給嘉靖勘合所以

防其僞罔似難再議外爲照禮部主客一司專職四
夷進貢但係　祖宗以來例該入貢之國赴京有常
期夷使有常數進獻有常物宴賞有常格一應事宜
俱照常題請舉行茲者日本之夷仰遵　明旨既已
容其入貢雖其所請三事委涉非分已經禮部面詰
其使以義裁之彼帖然而畏服矣茲復議絶之似出
無名且王者之馭四夷有不庭也則征之今來貢也
絶之恐無以感興四夷稽服之情所據外夷進貢關
係甚大應否禁絶臣等擅難輕議但往後入貢事宜
要當預爲之處合無禮部查照大明會典及嘉靖六

年題准事例移咨該國務要遵制十年一貢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勿得指貢多帶兵器別起事端如貢不及期人船過額及文移詞語不順使臣不恭求討非禮等項聽浙江巡按御史徑自奏請阻回不許起送則法制允釐恩威並著既不拒其來王之誠而亦遏其非禮之望矣伏乞 聖明裁奪臣等又議得該科要將宋素卿等速正典刑以絶戎心而昭國憲一節查得嘉靖四年先該戶科左給事中劉穆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道奉勑會問宋素卿犯該謀叛者律中林望古多羅犯該故殺者律各斬已該刑

部覆題節奉　欽依依擬處决續該廵按浙江監察
御史傅鳳翔題爲進貢事又該禮部覆題節奉　欽
依宋素卿等監候處决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
浙江廵按監察御史會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守廵等
官再審無異遵照節奉　欽依處决則典刑正而國
憲昭委亦制馭夷情之一端也及照近來沿途備倭
衙門武備久弛防禦或疎况今倭使貢畢回還慮恐
生事重爲民害合備行浙江福建直隷廣東山東撫
按等官督率備倭廵海等官通行沿海衙門操練官
軍鋒利器械整理戰船修補墩臺習占風候以備不

處各該官員若有失於防禦以致貽害地方者責有
所歸及行寧紹等府地方嚴禁軍民人等不許交通
夷使嗜利起釁但有違犯者即便參究訪拏從重問
擬發落兵部仍馬上差人行令浙江巡按等官將見
在夷人嚴爲隄備速之出境不許延住仍將發遣回
夷使起程日期徑自奏聞以上俱候命下通行各該
衙門一體欽遵施行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夷情既會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

請禁革朶顏三衛求添入貢人員

看得整飭薊州等處邊備都御史等官徐錦等題稱

朶顔衛都督革蘭台帶領部落一百餘名到關稱說收捕達賊要奏討六百人進貢一節爲照　國朝設立朶顔等三衛錫之勑命授以官秩每年許其兩次朝貢賞給特厚比之他夷或三年五年十年一貢者不過數十人其數既倍而國恩有加正以其密邇邊鄙先世効順而使之爲我東北藩籬歷年以來遵行已久貢有常期員有定數賞有常格典制所關實難增改所據該夷自稱收捕達賊事情有無俱不可知無從查究夷性詭譎不過假此以圖增貢貪求恩賞情狀可見若不預先區處誠恐臨期別生事端以開

邊患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兵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責令通事人等從宜撫治諭以　朝廷恩威令其回還悔罪改過安分守法務遵歷年舊制依期驗入朝貢不許妄行求請增添以速罪戾仍行各該總兵守備等官通行沿邊大小將領比前嚴加隄備將各關寨墩堡軍卒從宜添補完足務使烽堠警策法令嚴明則外夷聞風而知畏矣嘉靖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兵部便行文鎮巡官省諭阻回只照常驗放入貢不許增添一人

議處加添類三衛夷人賞賚

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右副都御史徐嵩題稱嘉靖二十年五月內准兵部咨爲夷人乞要增添進貢事臣等以　朝廷恩威曉諭責其妄求添貢及遲慢之罪革蘭台等叩首悔謝隨於本日將進貢人馬公同照常驗放三百名數畢次日將預備鹽米段疋酒肉逐一犒賞示以　皇上賜賚厚恩及照革蘭台告稱官職要略比常加大及收捕做賊達子無喫無穿要爲奏處一節臣等竊惟自去年冬至今地方晏然比之往年搶掠人畜殺傷官軍慘毒不可勝言者其功

亦可嘉尚誠能即今因其願報効之時或量加陞賞
仍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若有侵犯大則拒絶剿
滅次則革去職賞則彼貪我之利而益有感恩圖報
之心畏我之威而不敢肆其犬羊貪噬之性地方亦
可望於無事矣臣等因其告說輙敢上陳伏乞勑下
該部從長計議等因奉　聖旨該部便看了來說欽
此看得朶顔等三衛夷人進貢先該本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撫按總兵等官再行省諭責以大義姑容補
貢已經行令各官遵行去後今該都御史徐嵩具奏
前來并稱巡關御史翁五倫責令通事人等授以曉

諭宣示國威遂致各夷感激大恩叩首悔過照常乞
貢已於本月初一日各夷俱已到館此實由我　皇
上神謨英斷威震遠夷不煩天討而醜類自爾輸誠
懾服不敢復有增貢之請惟是該夷入貢往往違期
據法應該究治但都督韋蘭台執稱爲天雨所阻又
被黃毛達子來搶所以來遲察其情詞似亦有因伏
望　皇上特垂優恤俯賜寬宥本部仍行令提督主
事施千祥督同通事人等嚴加省諭令後務要依期
進貢不許遲慢以自取罪戮再照都御史徐蕙奏稱
自去年冬至今沿邊未有夷賊侵犯地方晏然異於

往昔未必非本夷收捕之功今因其報効之時或量
加陞賞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則彼益有感恩圖
報之心臣等看得徐嵩所奏蓋亦懷遠人以安地方
至計既該邊臣所請且本夷節次告稱窮乏乞哀之
情合無於今次常貢正貢之外將都督革蘭台量給
賞賚以示國家酬奬之典不為常例其所稱加大職
事鈐束部落一節事隸兵部掌行應否加賜該部徑
自查議題覆施行嘉靖二十年九月初五日節奉
聖旨是今次正賞之外量加賞賚以示酬奬不為例

議止奏討朶顏三衛夷人犒賞段疋

該總督薊州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胡守中題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了來說欽
此看得侍郎胡守中奏討綵段布疋以充犒賞一節
臣等切思本夷今次補貢荷蒙　皇上既赦後期之
誅復加殊格之賞　聖恩已極寬大及聞昨來都御
史徐嵩御史翁五倫於本夷入關之時已經於常例
外又措官錢增賞段疋等項各夷俱已感恍夫此舉
出自邊臣行之事體頗善猶恐後作爲例今若又以
欽降段疋解送出邊不無長其驕傲之習抑且啓
其貪得之望犬羊之性無厭將來或執爲歲例奏擾

貪求不滿所欲適足啓釁前項緞段布疋似未可輕
議給發合無本部行移本官會同撫按官再行計議
將附近所屬動支無礙官銀從宜買辦緞段布疋以
爲軍門一時犒賞後不爲例如此則恩威並著而夷
虜益知感懼矣嘉靖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只着胡守中會同撫按等官置辦緞段布疋
以充軍門犒賞後不爲例

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宗魯題稱犯人陳貴等節
年私駕大船下海通番夷人蔡廷美等招引入港曾

與貿易今因爭利彼此互相殺傷該國中山王將陳
貴等咨稱爲賊遣差蔡廷美解報賚本稱要起送赴
京奏聞及稱乞勑責中山王尚清禁緝夷衆毋得輕
與中國交通貿易以絕釁端各一節臣等看得奏內
陳貴等七名節年故違明禁下海通番貨賣得利今
次適遇潮陽海船二十一隻稍水一千三百名彼此
爭利互相殺傷蓋禍患所由起自陳貴厥罪實深重
矣但該國既知陳貴等違法私駕大貨船到國只合
遣人送回　天朝自有昭然憲典卻乃縱令齎執牌
面招引入港接賣貨物據陳貴等所供二十六船貨

物俱被彼國盤詰顯是該國利其所有因議價不同彼此互相攻殺遂從而誣之爲賊夫航海萬里深入島夷衆寡之勢自不相敵而曰爲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據陳貴等執稱攬載各主貨物俱有各籍姓名通商來歷原非作賊人犯況國王咨內亦云連年入境貿易與陳貴等供招相同今既經巡按御史徐宗魯委官會議重復駁問明白除陳貴等違法通番查照律例處治外所據該國巧揑虛詞冒瀆 天聽事屬不恭情甚可惡案照琉球國中山王尚清世荷
聖朝素需 皇化恩賚特厚禮遇攸隆自合恪遵

典制永效恭慎却乃縱容夷人屢次交易不行禁緝又復奪取貨物羈留人衆不行究治及至各犯亡命四出方纔懼其歸怨　朝廷徐議遣使稱奉指以解賊爲名既貪貨俘之入已又揑虛詞以誣人伏望

皇上天語切責以戒欺慢候命下本部備行福建布政司移咨戒諭着令中山王尚清自反已過嚴緝夷衆以後不得輕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致生亂釁其夷使蔡廷美等原係招引通商人犯本當收留監禁以候處分但念彼國王遣差及猶執詞互異姑從寬宥所奏夷本不必更令賫進其無搭帶貨於例有違

亦合着令帶回及查去歲該國進貢使臣啟達魯等回還計抵柔遠驛即將所移咨文付彼齎達彼國并蔡廷美等責付率領同回冊照近來沿海巡視守備等衙門防禁太踈以致奸商肆意出沒海島交通番夷其弊固非一日若不重加禁治將來損威起釁又不特如陳貴等而已所據各該守巡備禦等官通合有罪除巡按御史徐宗魯題稱查明徑自參究外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該巡海衙門務要嚴飭武備不時哨探以防後患庶法令修明而邊釁可息矣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陳貴等一干違法通番人犯着各該地方查
勘明白遵照國法從重處治琉球國既屢與交通今
次乃敢攘奪貨利擅自拘殺我人却又誣以爲賊好
生詭逆不恭夷使蔡廷美等本當拘囚重處姑念國
王且從寛放回今後再似這等生事絕其朝貢便備
細行與該國知悉